

THE
WONDERFUL
WORLD OF
PHOTOGRAPHERS



跟着名摄影师走遍千山万水

名摄影师

黑白
卷

眼中的 世界

云峰/编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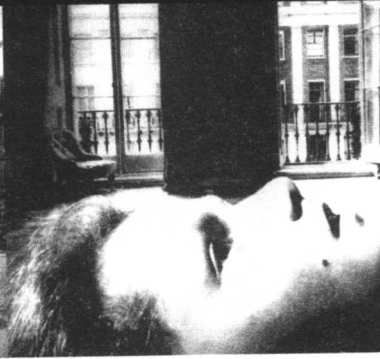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位**摄影师**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有的人走了一千里路，看到的東西却还没有只走了一里路的人多。”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通常都属于**这一种人**，而那些卓越的摄影师却不一样——也许他们中的一个就站在你的身边，甚至连视线都和你平行，但是，你们“**看见**”的虽然一样，“**看出**”的却大大不同。这本书里所展现的，就是**名摄影师们眼中的世界**，他们走遍千山万水，领略了世间最美的那些风景，以他们那比常人敏感百倍、千倍的眼睛捕捉着这个**世界上最精彩的内容**。

旅行家

名摄影师眼中的世界 黑白卷

云峰 / 编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摄影师眼中的世界：黑白卷/云峰编译. —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04

ISBN 7 - 5366 - 7009 - 5

I. 名... II. 云... III. 黑白摄影—摄影集—世界
IV. J4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0400 号

名摄影师眼中的世界 (黑白卷)

云 峰 编译

责任编辑 陈建军

特约编辑 徐慎贵

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

● 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电话 010-65949715/16/17-810

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

开本 960×640 1/16 印张 13

字数 129 千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366 - 7009 - 5/J · 1118

定价：19.80 元



P R E F A C E

一位摄影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有的人走了一千里路，看到的東西却还没有只走了一里路的人多。”

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通常都属于前一种人，而那些卓越的摄影师却不一样——也许他们中的一个就站在你的身边，甚至连视线都和你平行，但是，你们“看见”的虽然一样，“看出”的却大大不同。

这本书里所展现的，就是名摄影师们眼中的世界，他们走遍了千山万水，领略过了世间最美的那些风景，以他们那比常人敏感百倍、千倍的眼睛捕捉着这个世界里最精彩的内容。

P R E F A C 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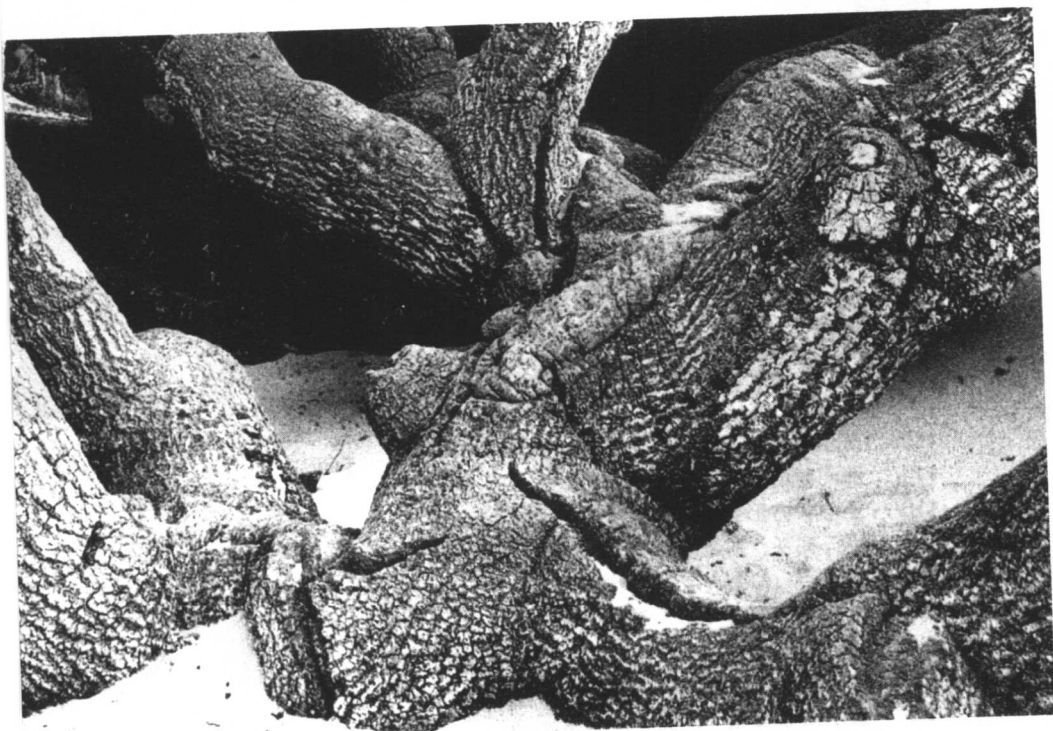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- 8/ 岸边 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
- 10/ 船 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
- 12/ 弯曲的松树 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
- 14/ 冬景 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
- 16/ 秋之晨 阿尔弗雷德·艾森斯塔特
- 18/ 纽约双塔 阿尔弗雷德·施蒂格利茨
- 20/ 乔治湖的冬天 阿尔弗雷德·施蒂格利茨
- 22/ 苍天之歌 阿尔弗雷德·施蒂格利茨
- 24/ 船桅 阿尔文·兰登·科伯恩
- 26/ 夜间的街道 安德烈·柯特兹
- 28/ 农家仓库 安德烈·柯特兹
- 30/ 晚归 安德烈·柯特兹
- 32/ 匈牙利风光 安德烈·柯特兹
- 34/ 巨型石笋 安塞尔·亚当斯
- 36/ 萨瓜罗国家保护区 安塞尔·亚当斯
- 38/ 生命的没落 安塞尔·亚当斯
- 40/ 无题 安塞尔·亚当斯
- 42/ 威廉森山 安塞尔·亚当斯
- 44/ 约塞米蒂谷 安塞尔·亚当斯
- 46/ 树之舞 安塞尔·亚当斯
- 48/ 黄石瀑布 安塞尔·亚当斯
- 50/ 多层建筑 奥古斯特·桑德
- 52/ 农奈沃思岛 奥古斯特·桑德
- 54/ 台阶 奥古斯特·桑德
- 56/ 沃尔肯伯格 奥古斯特·桑德
- 58/ 绣球花 拜伦·阿道夫·德迈耶
- 60/ 小女孩肖像 比尔·布兰德
- 62/ 史前巨石柱 比尔·布兰德
- 64/ 巴黎的屋脊 布拉塞
- 66/ 巴黎克利梅桥 布拉塞
- 68/ 阶梯 布拉塞
- 70/ 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的运水木槽 卡尔顿·E·沃特金斯
- 72/ 清晨 克拉伦斯·怀特
- 74/ 西行大道 多萝西娅·兰格
- 76/ 荒废的耕地 多萝西娅·兰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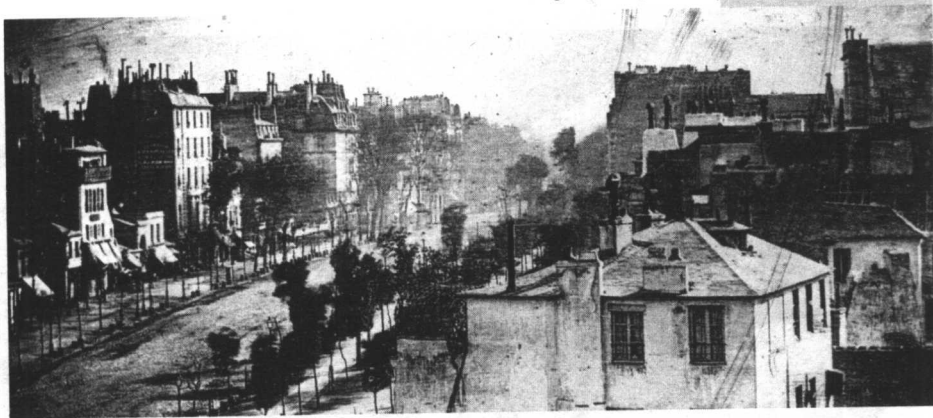
- 78/ 大平原上的教堂 多萝西娅·兰格
 80/ 内华达山脉的霍夫曼山 埃德沃德·迈布里奇
 82/ 商德里高架桥 爱德华—德尼·巴尔杜斯



- 84/ 四角神殿 爱德华—德尼·巴尔杜斯
 86 大峡谷 爱德华·柯蒂斯
 88/ 枯萎的玫瑰 爱德华·斯泰肯
 90/ 阿姆科铁厂 爱德华·韦斯顿
 92/ 贝壳 爱德华·韦斯顿
 94/ 橡树 爱德华·韦斯顿
 96/ 沙丘 爱德华·韦斯顿
 98/ 梯纳雅湖 爱德华·韦斯顿
 100/ 海滨野草 爱德华·韦斯顿
 102/ 梯纳雅湖的树 爱德华·韦斯顿
 104/ 洛沃斯岬 爱德华·韦斯顿
 106/ 缠绕的树 迈纳·怀特
 108/ 杜弗斯克岛 康斯坦丁·马诺斯
 110/ 烘饼磨坊 尤金·阿特盖特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- 112/ 于尔森路 尤金·阿特盖特
- 114/ 涨潮时的新桥 尤金·阿特盖特
- 116/ 圣心长方形会堂 尤金·阿特盖特
- 118/ 卢浮码头 尤金·阿特盖特
- 120/ 圣克卢 尤金·阿特盖特
- 122/ 风化的岩石 阿伦·西斯金德
- 124/ 神庙石柱内部 弗兰西斯·弗里斯
- 126/ 德里铁路桥 弗兰西斯·弗里斯
- 128/ 查尔斯顿废墟 乔治·巴纳德
- 130/ 海浪 古斯塔夫·勒格雷
- 132/ 风景中的三个孩子 海因里希·库恩
- 134/ 金鱼缸 赫伯特·里斯特
- 136/ 树木和沙丘 温·布洛克
- 138/ 月光 温·布洛克
- 140/ 布朗峰 比松兄弟
- 142/ 中世纪古堡废墟 路易—雅克·芒代·达盖尔
- 144/ 巴黎寺院街 路易—雅克·芒代·达盖尔
- 146/ 仙人掌 曼纽尔·阿尔瓦雷斯·布拉弗
- 148/ 阿拉伯庙宇的巨人像 马克西姆·杜坎
- 150/ 内卡河 保罗·史川德
- 152/ 康涅狄格州的双子湖 保罗·史川德
- 154/ 尼亚加拉大瀑布 保罗·史川德
- 156/ 白马 保罗·史川德
- 158/ 采睡莲 彼得·亨利·爱默森



- 160/ 树影 雷尼·布里
- 162/ 在田间 罗伯特·德马奇
- 164/ 死荫的幽谷 罗杰·芬顿
- 166/ 克什米尔的杰赫勒姆河 塞缪尔·伯恩
- 168/ 帕拉达山区露天金矿 塞巴斯提奥·萨尔加多
- 170/ 修道士在清晨祈祷 戈登·帕克斯
- 172/ 肖肖尼瀑布 蒂莫西·H·奥沙利文
- 174/ 内华达州的金字塔湖 蒂莫西·H·奥沙利文
- 176/ 谢伊峡谷 蒂莫西·H·奥沙利文
- 179/ 科罗拉多的格兰德峡谷 威廉·亨利·杰克逊
- 180/ “茶壶”石 威廉·亨利·杰克逊
- 182/ 米斯蒂克湖 威廉·亨利·杰克逊
- 184/ 黄石 威廉·亨利·杰克逊
- 186/ 乔治瀑布 威廉·亨利·杰克逊
- 188/ 日本神道教寺 沃纳·比肖夫
- 190/ 田野 阿瑟·罗思坦
- 192/ 草垛 福克斯·塔尔博特
- 194/ 谷仓 怀特·莫里斯
- 197/ 舞 让洛普·西埃夫
- 198/ 死亡谷 让洛普·西埃夫
- 200/ 奥佩蒂特 迪特尔·阿佩尔特
- 202/ 曼哈顿大桥旁 费迪南多·西安纳
- 204/ 漂浮的树 杰里·尤尔斯曼
- 206/ 台阶之海 弗雷德里克·H·埃文斯



岸边

■ [俄]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

(Alexander Mikhailovich Rodchenko), 1891 — 1956。

艺术家们把自己的创作视为变革世界的手段。

在前苏联的整个摄影史上，我们看到最多的影像是：阅兵大典、工厂建设、勤劳的农民、开朗的工人……这种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的纯纪录，使所有人拍的照片都是大同小异。

惟独那些离经叛道的人，才敢不顾一切地去掌握艺术的本质，用特异的形式表现强烈的个人观点，才能成为“摄影家”，而不只是“照相师”。

罗钦可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但是前苏联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摄影家，也是前苏联十月革命的重要艺术导师。

罗钦可一方面高呼“人民的艺术”口号，另一方面又极力坚持创作的“个人观点”，并且在两种看似不相容的状态中，达到了巧妙的平衡。他的影像成就独特到了世人无法漠视的地步。

这幅《岸边》，就是最初为他带来巨大成就的作品之一。

从取景来说，简直再平凡不过了，就是岸边随处可见的野草野花。而从效果来看，简直令人震惊，仿佛这样的美景、这样的意境，实在不该属于我们的世界。

这就是大师，在平凡之处显露非凡的神来之笔。

这景色美得令人心碎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如此的唯美，在那时的前苏联是难以生存的。在奇幻的美景背后，似乎透露出了摄影家的惨淡人生。

但同时，画面中的一切又在顽强地展示着坚韧不屈的生命力，它仿佛在对我们笑——那些一时强大的力量，终于随着历史过去了，而看似柔弱的这一份美丽，却依然留在了人们的心中。这就是艺术的价值，它能够通向永恒，虽然柔弱，却顽强，它比他们活得更长。

罗钦可是构成主义的三位创始者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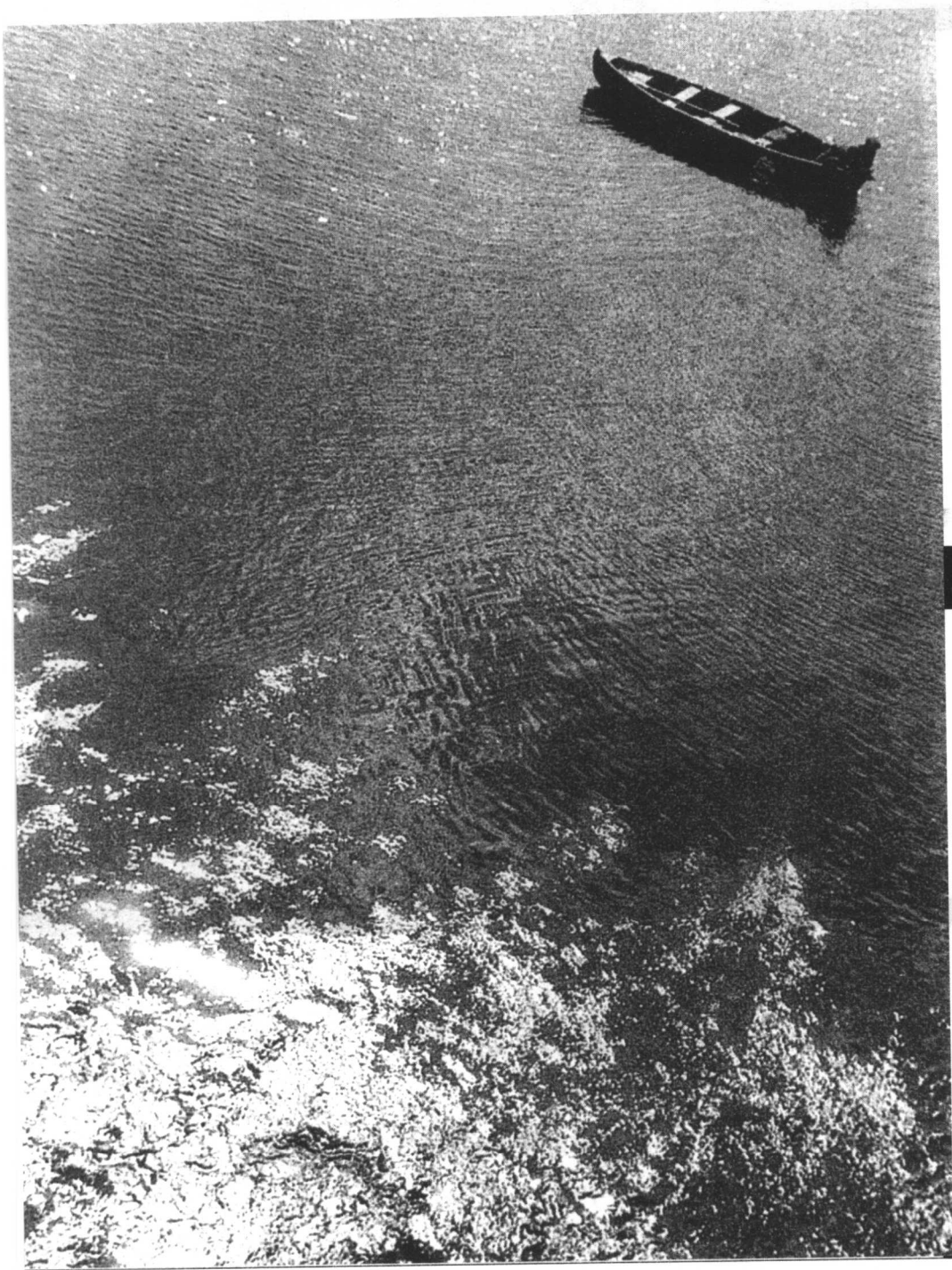
1920年，他负责重建各个艺术学校和博物馆。1923年，他先用现成的照片进行剪辑，1924年起，他自己也亲自拍摄照片。他参加了“人民启发委员会”的艺术部门，也是“新艺术博物馆”馆长，并在应用艺术学校教书十一年，又是该校技术学院院长，还创办了前卫杂志《LEF》。

这个二十来岁就开始走红的年轻小伙子，竟然能一帆风顺称霸艺坛多年，名誉、权力、赞美都集于一身。但是在他的心中，却始终和那一切的热闹保持着距离，就像这幅作品中那孤独的小船。

在这幅早期作品中，已经充分体现出了他那独特的艺术视野。他相信：“我们必须找寻一种新的视觉表达手法，才能传达出现实社会的热情，和哀婉动人的特质。”于是，在照片的构图上，他迈出了大胆探索的一步——他的照片不是“仰视”就是“俯瞰”，再不就是把地平线弄歪，使对象和观看的人失去了水平视点。他坚持自己的探索，并将其提升到了艺术原则的地步：“为了指导人们以新的视点去看事物，必须先拍相当普遍的物体，以完全不期然的角度和位置去拍他们熟悉的东西。”这幅作品以倾斜的角度，贴近水面的拍摄，人为地把阳光和小船置于画面的两个对角上，似乎隐喻着自己和权势、和大众趣味、和没有灵魂的歌功颂德，都刻意保持着距离。因为对大时代的艺术家来说，坚持自己的个人风格，往往首先意味着抵抗，必须有勇气拒绝那时代激流所裹挟起的重重风浪。还有什么比那无依无靠的孤独小船，能更好地表达他的心声呢？

船

■ [俄]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 (Alexander Mikhailovich Rodchenko), 1891—1956。





弯曲的松树

■ [俄]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 (Alexander Mikhailovich Rodchenko), 1891—1956。

罗钦可的确取得了成就，赢得了声望，但是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，更好的永远是在明天。

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，他竟然认为自己有了赌注，有资格开始另一场豪赌——他相信自己应该把人民的眼睛擦亮一点，这是时代赋予艺术家的使命。

然而非常不幸，他一不小心，被官方舆论毫不留情地痛加批判。

获罪之由，便是这幅《弯曲的松树》。

他的初衷只是想表达我的心——我确实得到了人们羡慕的一切，可是这一切对艺术家来说，就像一面网，把创作的心灵层层捆绑，几乎要窒息。有那么多的力量要我服从，可是一个艺术家，本来应该仅仅服从于女神缪斯，服从于自己的艺术良心。

那时，他还比较天真，一厢情愿地相信，别人都可以站得很直，只有自己被压弯了。只要坚强不屈，总有一天可以笔直地站起来。

而看到照片的人就不这么想了。那时的社会四处弥漫着压力，每个人都是压力链条的一环，承受压力，再把压力转嫁给别人。那些不情愿的，从这幅照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被迫和无奈，被深深打动，潸然泪下。

罗钦可曾经是激烈的，甚至有些偏执。他在1922年发表了惊人的学说，声称“绘画已死，艺术家应同时具备画家、设计家和工程师的三重任务。”“只有摄影能回应所有未来艺术的标准。”然后搁下画笔，拿起相机。他拍摄的画面都排除不必要的细节，强调动感的斜形构图，注意主体在空间上的位置和运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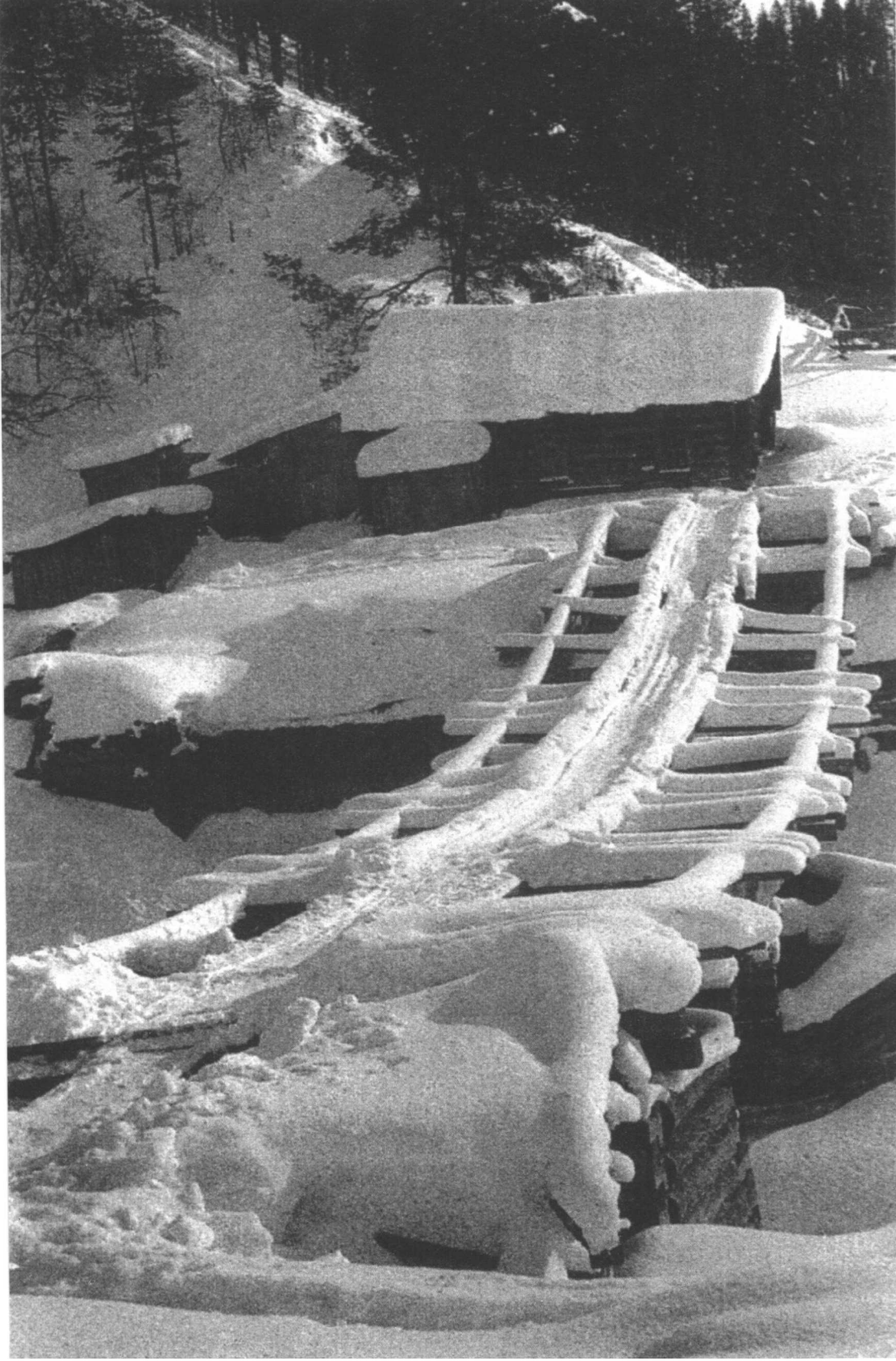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在那个时代，他的路注定是走不通的——倾斜常常意味着不稳定。于是，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理想。上世纪30年代中期，随着文艺方针的改变，他被迫告别了风景拍摄，转而从事体育和舞蹈摄影。这幅《冬景》，就是他最后留下的风景作品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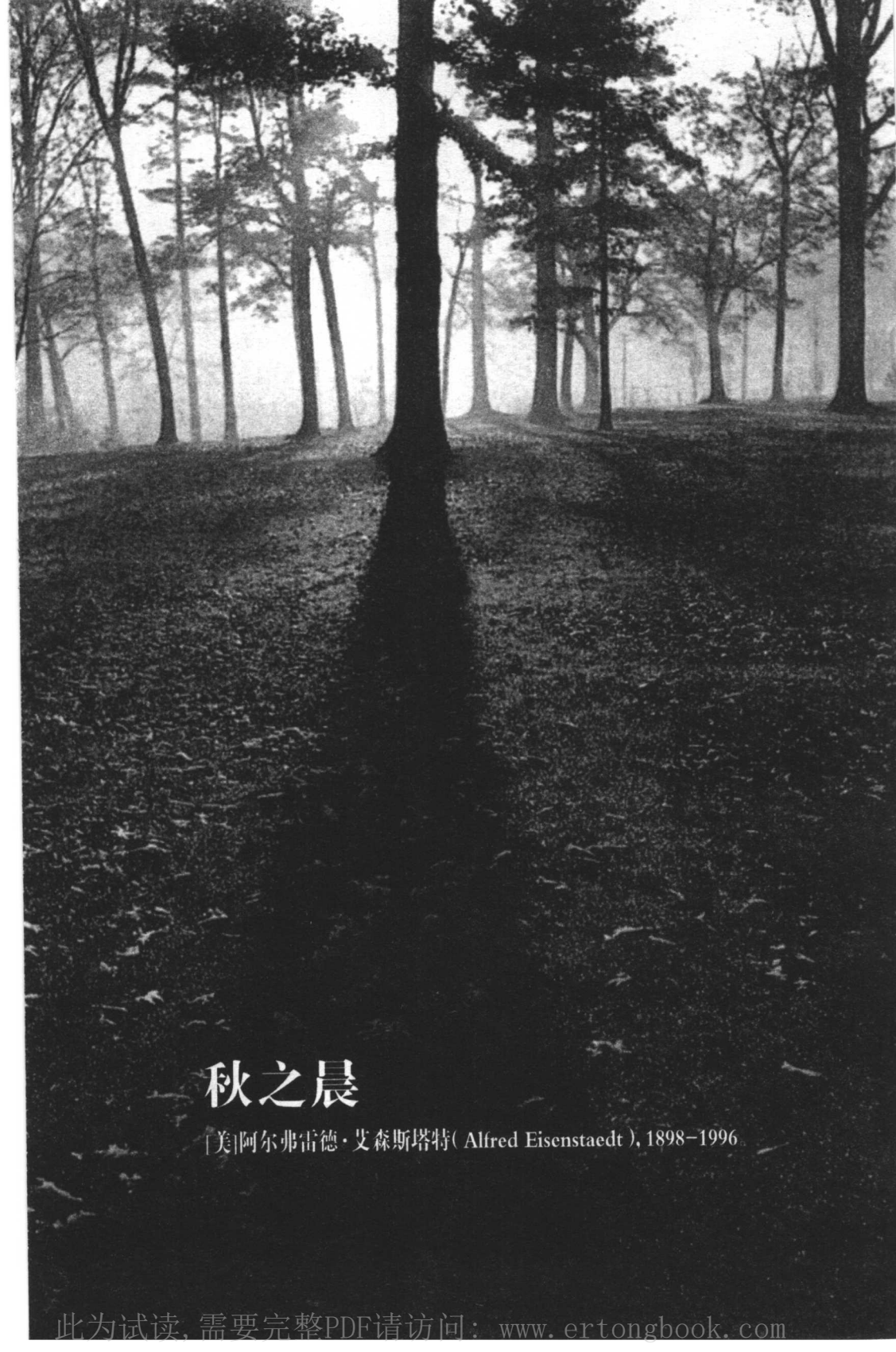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，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招牌风格，画面几乎没有倾斜，没有力量，没有运动，只是弥漫着静谧与安宁。而且，其中竟然充满了祥和。对于刚从时代巅峰跌下来的罗钦可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就这么平静地告别喧嚣，像老人一样休息？而这休息却并不消沉，积雪下面总是孕育着春天的勃勃生机。用静表现动，用冬表现春，用雪表现生命，他既用艺术形式概括了当时的时代，又通过力透纸背的艺术张力，呼唤着一个更好的未来。

罗钦可从人群中走向自我。65岁那年，他死在莫斯科。而从此，前苏联的摄影家也开始有了自我的观点，人们也能够欣赏失去水平的地平线。他们的眼睛都被罗钦可擦亮了。

冬景

■ [俄]亚历山大·米哈伊洛维奇·罗钦可 (Alexander Mikhailovich Rodchenko), 1891—1956。





秋之晨

[美]阿尔弗雷德·艾森斯塔特(Alfred Eisenstaedt), 1898-1996